



祖国啊,我为你自豪 ——献给国庆七十七周年

□ 陈宝林

当晨曦掀开东海的波涛
当晚霞拥抱西域的雪峰
当塞外的胡杨接住第一捧秋霜
当江南的稻穗翻起千万层金浪
我们迎来了大美中国的七十七周年华诞

在这抚今追昔令人难忘的时刻
在这载歌载舞举国欢庆的时光
我们会情不自禁地为你赞美
我们会发自肺腑地向你致敬
因为你有一个值得我们永远自豪的名字——中国

四大发明的星火点亮了社会前进的方向
丝绸之路的驼铃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希望
万里长城的砖石垒起了抵御外侮的铜墙
京杭运河的船橹划过了南北融通的漕浪

秦砖汉瓦刻下了华夏统一的印章
唐诗宋词吟咏着山河万里的疏狂
郑和的帆樯劈开过西洋万顷的波涛
康乾的盛世铺开了九州升平的乐章
祖国啊,这是你刻在血脉里的自豪
千年奔流始终浩浩荡荡

曾记否,祖国百年的风雨飘摇
让亿万华夏儿女终身难忘
虎门的禁毒硝烟还未散尽
列强的炮舰就撞开了大沽口的海防
不平等条约的铁蹄一次次将你践踏
割地赔款的耻辱刻在每个国人的心房

辛亥革命的枪声让你挺起不屈的胸膛
嘉兴南湖的红船划过了百年屈辱的潮浪
延安窑洞的油灯照亮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庄严的宣告

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九天穹苍
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崛起
挺直的脊梁撑起了民族复兴的希望

看!如今的你已经旧貌换新颜
处处是蓬勃向上的美丽景象
戈壁滩上腾起壮阔的蘑菇云
击碎了西方列强核垄断的痴心妄想
浩瀚九天迎来了东方红一号
宣告中国航天的征程已经起航
三峡大坝的巨闸拦住了奔腾的江水
高峡出平湖的梦想终于在神州绽放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了江河湖海
吹绿了田野吹活了城镇街巷
一条天路通向遥远的边疆
青藏铁路把奇迹写在世界脊梁上
嫦娥探月带回了月壤的芬芳
中国的印记留在了九天之上
蛟龙深潜在五洋的碧波里闯荡
七千米深海留下了中国的印章
漫天星河织就了北斗的巨网
全天候的信号覆盖了每一寸山川和

海疆

高铁如银龙飞渡穿梭在南北城乡
朝夕至拉近了山海间的距离和向往
光伏电站把阳光织成电流送到千家万户
绿色能源书写着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数字浪潮奔涌在华夏大地的山水之间
数字经济激活了科技发展的滔天巨浪
智能化的工厂里机械臂日夜操忙
自动驾驶车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AI赋能给每个行业插上奋飞的翅膀

创新的种子在神州大地热情绽放

祖国啊,我为你自豪
自豪你的历史悠久、饱经沧桑
自豪你的矢志不渝、奋发图强
自豪你哪怕经历再多的艰难险阻
也从来不会放弃坚贞不屈的复兴

希望

祖国啊,我为你自豪
自豪你用七十七年的顽强拼搏
为我们书写了一部永载史册的幸福华章

着外乡口音,站在船头殷勤地招呼。船缓缓靠上码头,放下长长的跳板,一场小小的交易便在摇摇晃晃中完成。他们带来陌生的商品,也带来关于远方的支离破碎的传闻。这些船,是游动的货郎,也是流动的驿站,让这个水乡小村,始终与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保有一丝若即若离的联系。

水乡人家,许多悲欢离合都与码头有关。娶亲的船从这里靠岸,新娘踏着码头走上岸,开始新的人生;送葬的队伍也从这里上船,亲人的棺木缓缓离岸,从此流水茫茫,再无归期。码头修好后一年多,我的奶奶,最终也是从这儿被运上了送葬的大船。啧啧声在河面上飘得很远,白色的纸钱像蝴蝶一样落在水里,悠悠地随波去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拖拉机还少见,农村里卖公粮、运秸秆,都靠船。一袋袋粮食从码头扛上船,堆得高高的;船回来时,又载满金黄的稻草。那时候的码头总是热闹的,扛货的号子声,妇女的捣衣声、小孩的嬉闹声,混着流水声,从清晨响到傍晚。

夏天是我们最快活的时节。我和一群小伙伴整天泡在河里,坐在冰凉的码头台阶上,让凉沁沁的河水漫过身子。有时哪个小伙伴的母亲握着根竹枝赶来,骂骂咧咧:“再不上来,淹死你们这些讨债鬼……”我们便“扑通通”游到对岸去,趴在对岸的码头上做鬼脸,留下岸上哭笑不得的骂声。

码头上也能捕鱼。尤其是有人家杀鸡洗鱼的时候,小鱼儿会聚过来。我们找来抄网沉入水底,站在码头上,屏住呼吸等它们游近,猛地一提——并不总是有收获,但那份期待与惊喜,至今记得真切。

后来,我离开家乡,越走越远。庄台河的水,再未浸湿过我的脚踝。可我还是常常梦见自己坐在老家的码头上,看船来船往,等父母归来……

小时候,我的老家坐落在一个高庄墩上,离高邮湖大堤不过三四百米。我和小伙伴们像举行400米比赛一样,能一鼓作气跑到大堤顶上,眺望着那苍茫辽阔的高邮湖。伫立堤顶极目远眺,能依稀看到一座高塔和老淮江路上穿行的车辆。那时,我还不知道那便是镇国寺塔,塔的下面还有条流淌千年的大运河,运河东边就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高邮古城……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高邮县下辖30多个乡镇,一座偌大的高邮湖把高邮地域分成东西两片,郭集、送桥、天山、菱塘四乡镇便处在湖的西岸,俗称“湖西”,也叫“湖西四乡镇”。但因为县城是高邮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机关直属单位、基层主管部门、重点学校、医院、商场……大都集中于此。因此,无论是乡镇干部进城开会、工作人员报批材料,还是普通百姓就医购物,都时常要往返高邮城。若遇上重要的会议、培训,往往会提前一晚进驻邮城,湖西人大多习惯入住中市口的秦邮旅社,可谓是“两个小时的会议,两天的旅程”。

记忆中,我第一次去高邮城,是坐的小木船。那一年,我的姨妈奶在市人民医院做手术,奶奶作为长姐,自然要去看望她。早晨,奶奶、父亲带上我坐上了庄邻的小木船。这小木船不大,约三四米长,大概能坐五六个人,但和渔民捕鱼的船是有区别的,船尾安装着挂桨等机器,算是机动小木船。船发动后,就“突突”地向前开,那速度还蛮快,半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到了湖中央,身后长长的圩堤变得模糊。当日天气晴好,湖风扑面而来,清爽怡人,远方蓝天白云相映、白帆点点。年幼的我偶尔用小手去掬一口水,在父亲的呵斥下,才安稳下来。船行了一个多小时,抵达通向大运河的运西船闸。过闸的船还不少,一艘接着一艘,依次驶入大运河,随后顺利靠岸。上岸后,步行到高邮城最繁华的地段——中市口,向西100米就是人民医院了。总之,那“突突”的机动小木船,是留给我初次去高邮城的记忆。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往返两地的客运轮船正式通航,设马头庄、运河西堤码头两处停靠点,两边轮船相相对开,约七八十分钟航程。到了运河西堤码头,步行一段路程,就到了镇国寺塔附近,再坐几分钟汽渡,才能到达运河东堤。返程回湖西,同样先要坐汽渡,再登上回家的客船。

轮船是有固定班次的,通常上、下午各有三班。因为每个班次都有固定时间,所以赶船的人必须要有时间观念,尤其是菱塘、天山的,他们距马头庄轮船渡口较远,出发的时候,就要把时间估算好。那个年代,国产老式解放、南京牌大客车往来湖西四乡,行驶在坑洼不平的砂石路上,早中晚客流高峰时段各发一班,把乘客送到马头庄渡口。由于班次有限,许多人仍需搭乘自行车、拖拉机,才能辗转到达。一旦错过开船时间,就只能望船兴叹了!记得读高中时,国庆放假前一天,学

立秋之后,邮城西郊的湖堤上,赏景纳凉游玩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在晚上,攘来熙往,轻歌欢语,成了一个热闹休闲的“世外桃源”。

黄昏时分,你若过了运河二桥,来到西堤文化园南段,远远就听到舞曲的旋律,柔和而流畅。循声走近,在“天涯集市”的西侧,一片平坦的广场上,几十位上了年纪的男女正翩翩起舞,轻盈的步履,娴熟的舞步,舒心的笑意,在晚霞与微风中,诠释着“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的生命哲理。

向晚节点,来到湖边,在镌刻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高邮大运河故道”文字的“象”形巨石前,绵长清爽的挡浪石墩上,寻一个空位;或登上会有“好事成双”图案的木榭亭台,手扶栏杆,你会与三三两两、聚拢不一的人们一样,静下心来,屏气凝神,赏阅高邮湖七八月最美的晚景“湖上落日”,承受大自然最纯美且无私的馈赠。

是时,天高远浅蓝,云淡白稀疏,鹭鸟低空盘旋,三五条旧式帆船静泊水面。正西方位,天水交集区间,云蒸霞蔚,落日熔金。红红的夕阳下,垂落下一道灿烂耀眼的光柱,由远及近,一直延伸到湖堤脚下,把湖面扯分成两块,水波荡漾的湖水似两块深绿的跳动的绸缎。而夕阳呢,在有限的可视可感时空里,不断变幻着色彩,金黄、橘黄、赤红,并渐渐绽放着本身的圆体,直至缓缓浸入无边无垠的湖水怀抱中。其充满柔情别意的浪漫落幕,不禁让人无限惊艳眷恋,只觉得心间微微发

高邮湖通行记

□ 张德国

校放学较晚,最后一班轮船出发点早过了,可我们几个郭集的学生想家心切,就决心步行回家。一路经过湖滨老庄台,踏入高邮湖滩,跨过几座老桥,夜色渐渐降临。好在月朗星稀,五六名男女同学结伴而行,全然不觉害怕,一路上说说笑笑,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星夜赶路,终于平安到家。

漫水公路建成之前,轮船是湖西人往返城乡的主要交通工具。大客轮可载客七八十人,小客轮也能容纳五六十人。到了时间点,轮船就开始启航,售票员忙着售票,通常是一人撕票、一人收钱,票价大约是5至6元。

天气晴好时,不少乘客会跑到船头或是船顶,船老大通常也不会多加阻拦。静坐船顶,长风拂面、肆意穿襟;极目远眺,烟波浩荡、水阔天长。那样的风景,真是让人舒心惬意呀!有时,还会遇到相向而行的另外一艘轮船,船里的人纷纷打开窗户,相互挥手致意,遇到熟悉的人,便高呼一句:“你上高邮呀?”那种湖中相遇的淡淡喜悦溢于言表。

有时候,船舶行的过程中会遇到恶劣天气,风大浪急,轮船剧烈摇晃,汹涌的浪花甚至会泼洒到甲板上。男人们尚能保持镇定,女人们则神色凝重,有的孩子都吓哭了……猛烈的风雨过后,大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幸运的是,在轮船通行的年月里,高邮湖没有发生一起轮船沉没事故,无论晴空万里还是风雨飘摇,乡亲们的往来出行,都平安顺遂。

1999年,新民滩区域的漫水公路建成通车,从马头庄出发,中巴车、小轿车不到半小时就能到达高邮城。但在每年的7至10月间,由于雨季高邮湖水位上涨,叠加淮河上游泄洪,路面会被湖水浸没,车辆和行人无法通行。待上游泄洪结束,高邮湖水位回落至安全通航标准,轮船就会恢复通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个体农巴车兴起,中巴车已替换了老式大客车,曾经尘土飞扬的砂石路也逐渐变成了沥青路,他们绕经公道、槐泗、邵伯、车逻,也可以到达高邮老汽车站,大约需要两个小时。那段岁月,轮船和漫水公路并存,它们相互补充,为两岸人民的通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2012年11月,S333省道高邮西段建成通车,雄伟的高邮湖特大桥全长8443米,它和漫水公路像两条雄伟的巨龙连接在高邮湖两岸。至此,高邮湖上航行三十余年的轮船完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湖西人去高邮城,从当初的小木船到宽敞的大轮船,再到后来的漫水公路、高邮湖特大桥,从一个多小时的船程缩减到半小时的车程。半个世纪的高邮湖通行史,就是地方公路发展史,更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交通事业蓬勃腾飞的生动缩影。

城郊湖堤的晚上

□ 蔡明

颤,不敢大声发语,唯有胸腔处潜藏有一丝肺腑之叹:千年珠湖秋日的晚景与平凡的自我相遇,大自然的永恒与短暂个体的心灵,此时此刻,竟擦出美妙绚丽的情感火花。

不知不觉中,湖面上沉沉暮霭悄然暗至,滋生笼罩在周围。突然,阵阵喧闹声灌入耳中,叽叽喳喳嘈嘈切切。回头看去,古色古香的九格宫灯已亮起来,半空中,三盏高压钠灯正一片明亮俯照整个景区。湖堤便道上,三五成群的人流摩肩接踵,鱼贯般穿行。有全家前后拥,小宝贝骄矜地扛坐在壮汉的肩头;有妙龄女郎衣着光鲜,吸引人眼球;有年轻情侣牵着手挽着腰;有孩子们拽着风筝在草坪上飞跑……水果摊上摆满了苹果桃梨,又堆上了刚炒熟的菱角;烧烤处滋滋冒烟,散发着诱人的肉香;手艺老者浇糖画时,围拢来一群大人与孩子;卡拉OK荧屏前,好友们你请我邀,面朝大湖,歌一曲《涛声依旧》;湖面上时不时传来汽笛马达声,是小艇拉着游客,劈波斩浪……在这里,到处都是欢乐自在、休闲热闹的场景,洋溢着其乐融融、温馨祥和的氛围。

等到人们走累了,玩够了,凉快了,才感觉到时间不早了,该回家了。于是二桥上又是一阵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好半晌,才消停下来。

老家的码头

□ 张传界

老家依河而居,门前有一条常年川流不息的宽阔河流,当地人称之为“庄台河”。老家的庄子很大,河两岸密密匝匝住满了人家。我家住在河北岸第一排,这一排的人家,几乎户户都有属于自家的码头。我家的码头原先只是几块简易的碎砖石块堆垒而成,粗糙而陡峭。有一天奶奶上码头时,由于青苔湿滑,脚下一趔趄,重重摔在石阶上,从此落下腿疾。父亲是位孝子,决定重修码头。

那年冬日农闲,父亲请来屋后的邻居,一起挖土、打桩、铺石,忙活了十几天,码头终于修好了。新码头整齐、宽敞、结实,成了北岸最像样的一个。渐渐地,连邻居都不太用自家的码头了,总爱到我家这边淘米、洗菜、挑水、濯衣。

那时家中有一艘加装了机器挂桨的水泥船,农忙一结束,父母便开船出去搞运输补贴家用,短则十天,长则一个月。我和哥哥就成了留守儿童。我总爱坐在码头上,望着河道里过往的船只发呆。远远听见机器声,就忍不住站起来看;若是那声音渐渐慢下来、靠近了,心便跳得快些——说不定是爸妈的船回来了呢。

他们的船回来,多半是给村里人运黄沙、石子、石灰和砖瓦。然而团聚总是短暂,货一卸空,船又要离开。机器声重新响起,船头推开波浪,缓缓驶离。我站在码头上,看着船尾的涟漪一道道散开,直至消失,心一下子又空落了。

也有一些船,来自遥远的我未曾听说过的地方。它们多半是卖酒糟、卖冬瓜,还有卖花花绿绿的塑料盆和收废品的。船主操